

往事如昨

把风沙钉在海岸线上

王玉玺/口述 王锦远/整理

我今年八十四岁了，每天一闭上眼，耳边还是那呼呼的风声。你瞅瞅如今这海边，松林绿得晃眼，海风都带着松香。可倒退七十年呢？那可真是黄沙的天下了！民国时候我们牟平姜格庄镇酒馆村的都昆山先生曾在笔记中写道：“北海岸上，全是沙滩。西北一带，风渚成山。风吹沙起，大害庄田。”这话一点儿也不假！据县志上讲，我们邻村云溪村，硬生生地被沙丘撵着挪了三次窝！白茫茫的沙丘活像个巨兽，风一鼓噪，就张牙舞爪吞庄稼、埋房檐。大海？它除了呜呜咽咽，啥忙也帮不上。

早先不是没人跟这沙魔斗过。麻栎、柳树都试过，不顶用！民国年间有一位县长也发过狠，拿出两万大洋砸下去，在我们镇的酒馆村种了千把亩的胡颓子（一种常绿的直立灌木）。头几年看着还行，蹿得比人还高。可一入秋，叶子全落啦！冬春大风起，光秃秃的树干没有一片叶子，根本挡不住风沙。不到十年，林子就没了影，乡亲们的心也凉透了。都先生笔记里还念叨“赖有荆草，护庇海边”，蔓荆子、沙钻草这些是能抓点沙，可那年月烧火草都金贵，人饿了，草皮树根都往肚子里填，哪还顾得上护它？指望封沙，难呐！

转机是1954年悄悄来的。几捆黑黢黢的松苗子，从寿光、青岛那边运到了咱牟平的海滩上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不起眼的黑松，根能扎透咸沙土，叶子能喝惯带盐沫子的海风！它成了庄稼人的指望！

1961年，俺刚满十八岁，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。村里咬牙凑钱买苗子，一毛一棵，那可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！栽树得赶时候，专挑春天雨水勤，或是夏天“涝雨淋”那几天。风沙刮起来照样眯眼，特别是春季，沙子打在脸上生疼，可老少爷们心里揣着火呢！“栽树喽！”老队长那破锣嗓子一吼，全村老少没一个缩头的。汉子们打头阵，铁锨往沙里一插、一蹬、一别，沙坑眨眼就成；婆娘媳妇手脚麻利，把

半尺高的松苗稳稳按进坑里；汉子们回身拔锨踩实，一气呵成！虽然一滴水没浇，可树苗愣是活了！跟咱海边的人一个脾性——认准了活路，死也要从沙里挣出来！

栽树也有乐子。有一回，俺队里一位泼辣的姑娘，跟村里一个清秀的小伙子杠上了，非要比赛谁栽得快。赌注也新鲜：女的输了唱段吕剧，男的输了背段“老三篇”中的《愚公移山》。小伙子眼珠一转，嚷起来：“二嫂，您要输了，给俺纳双鞋垫！俺要是栽不过你，给你家连挑八天水！”那天，雨下得哗哗的，俩人闷头较劲，谁也不服谁。天黑了一数，二嫂栽了五百多棵，小伙子愣是多出百十棵！二嫂二话不说，真纳了双鞋垫，嘿，上头还绣了一对活灵活现的鸳鸯！您猜怎么着？这对欢喜冤家后来真成了一家人！

十年寒暑，俺们村栽下去四千多亩松树，加上北王家疃、郝家疃和云溪几个兄弟村，便是凑出了上万亩的黑松林！风沙，真叫俺们拿“绿钉子”给钉死在滩头了！早先刮大风，屋里扫出的沙能装半筐；林子起来的头一年，沙子就少了；后来，风再狂，也只能摇摇松针，休想卷走一粒沙！

更美的还在后头！秋天松针落下来，积了厚厚一层“松毛”。秋收一过，队里大喇叭一喊“开山喽”，家家推着小车就往林子里冲。俺家小妮子那年才六岁，也扛着个小抓耙，屁颠屁颠跟着。那松毛厚的地方能没脚脖子，一上午能搂五六包，堆在厢房像座小山。冬天熬粥，灶膛里塞一把，火苗“呼”地蹿起来，比麦秸耐烧多了！再也不用像从前，为了一把柴，三九天摸黑往三十里外的崑崙山赶，那份罪，总算到头了！

又过了四五年，树枝头挂满了青绿的小灯笼——松球！秋后学生们放了学，书包往脖子上一挂，成群结队钻林子。一个个机灵得像个猴子似地爬上树梢，够不着的就拿竹竿敲，“咚咚咚”，松球像李子一

样砸在沙地上。学校收去，冬天引炉子取暖，剩下的还能卖点钱，换回铅笔、本子。村里分的松球摊在院里晒，晒得咧了嘴，褐亮的松子就蹦出来。俺家那两包，愣是蹦出七八斤松子！送到村里的育苗圃，看着嫩生生的小苗钻出沙土，心里那个甜哟，比喝了蜜还透亮！那可是下一片林子的指望啊！

林子密了，成了活物的天堂。不知名的鸟儿在枝杈间垒窝，天蒙蒙亮就叽叽喳喳开唱；野兔在草窠里嗖地窜过，灰尾巴一闪就不见了；野鸡扑棱棱飞起来，那花翎子在太阳底下闪着光，真叫一个俊！那时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说法，大雪封山的时节，年轻人就结伴进林子逮野兔，网野鸡。扛枪的、下网的都有。我也跟着去过，雪地上踩出一溜深坑，回来时手里能拎着四五只肥兔。晚上炖上一大锅，满屋肉香！腊月里还能拎几只去集上，换块厚实的布头，给孩子们做件新衣裳。后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枪声没了，林子彻底成了野物们安生的乐园。

前些天，我又去林子里转转。当年筷子粗的小苗，如今都有海碗口粗了，比俺这老腰板壮得多。树皮皱皱巴巴的，像老人脸上的褶子，刻着年月。现在大多数人家早用上液化气了，没人再稀罕搂松毛了，那厚厚的松针踩上去软乎乎的，松香味儿还是那么冲。

站在树底下，回想当年一块儿栽树的老伙计们，有的走了，有的活着也挪不动步了。可这林子还在，稳稳当当守着咱的村子，挡着海边的风。

如今在院里晒太阳，望着远处那片望不到头的绿树林，心里就一个念头：这日子，真甜！不怕风沙掀了屋顶，不愁灶膛没柴烧火。牟平的海还是那么蓝，松林还是那么绿。当年栽树的光景，像松针一样，密密麻麻扎在俺心尖上，成了最深的念想——这好日子，天上掉不下来，是咱一锨一锨、一棵一棵、一滴一滴汗珠摔八瓣，从沙子里硬生生刨出来的！

乡村记忆

老家榆钱儿香

魏吉林

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那时候家里生活都很贫穷，尤其到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节，家家户户粮食都紧张。一开春，挖野菜，就成了孩子们最主要的任务。野菜挖回来，择去草棍、泥沙，用刀剁碎，掺进玉米面、地瓜面里，蒸窝窝头、贴饼子吃，可以节省下不少粮食。

榆树是我们老家最常见的一种树。田间地头、屋边门旁到处可见榆树的影子。早春二月，串串榆钱儿密密麻麻，像绿玉一样挂满树枝，把枝条都压弯了，空气中都弥漫榆钱儿浓郁的清甜味道。

我们村子西北角有一处天然的林场。那里原来是一座废弃的砖瓦窑。明清时期，我们这里曾是皇家的御贡窑场，烧出的砖质地极好，当年运河里的漕运粮船都要免费载着这些砖运往北京，修建皇城坛庙等古建筑。后来随着运河河道的淤积，南方的粮食进京改为海运，窑场也就逐渐废弃了，成了一处天然的林场。那个林场面积很大，足有上百亩，沟壑纵横，生长着一些杂树，其中榆树尤其多。每年一开春儿，榆钱儿挂满枝头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小孩子一放学，就往那儿跑，仿佛那里藏着什么宝贝似的。

大家提着柳条篮子，飞快地跑到林场，抬起头，仔细选定榆钱儿开得最茂盛的树，脱下鞋，一个个哧溜哧溜爬上树。我们总嫌低处的榆钱不好，非要往高处爬，爬到很高的地方，停下来坐在树杈上，先吃饱了再说。把榆钱儿攒下来，一把把往嘴里送。嫩榆钱儿甜丝丝的，满口清香。吃够了，才开始一串串往篮子攒。等到篮子装满，或者树上榆钱够不到了，才从树上下来。有的人从树上往下滑的时候，还玩花样，只用两条腿盘在树干上，两只手做一些奇怪的动作和造型，让小朋友既羡慕又担心。但是玩花样的人腿上划出口子，屁股实实墩在地上都是常有的事儿。他们哪管腿上和屁股疼不疼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土，没事人似地又去攒榆钱儿了。

有时候图省事，有的孩子在树上干脆把树枝折断扔下来，然后坐在地上从容地把榆钱儿攒进篮子。

由于经常爬树，衣服裤子被扯破是常有的事儿。有一次，卫红从树上往下溜时，没有注意有一个尖利的枯树枝

挂住了裤子，他往下一滑，只听“哧啦”一声，裤子被树枝刮了个大口子，露出白白的屁股。被小伙伴们一通嘲笑后，卫红又羞又恼，涨红了脸，躲进树丛里不肯出来。等到大伙儿都走了，才臊眉耷眼地慢慢回家，到家后还挨了他母亲好几巴掌。

母亲把我撵回来的榆钱儿仔细择干净，拣出小树枝、草梗和杂叶，用清水淘洗几遍，放在筛子上控干水，再拌上少许玉米面，拌匀了贴饼子或者蒸成窝窝头。

我更喜欢吃贴饼子。饼子贴在锅帮上，靠近锅帮的底部会形成一层酥脆焦香的锅巴，我很喜欢吃。姥爷和母亲吃饼子时，都把这一层锅巴揭下来留给我吃。蒸窝窝头时，有时面粉比较少，榆钱儿较多，往往蒸不成形，母亲干脆就直接把拌好榆钱儿的面粉摊在筛子上蒸，熟了用铲子铲成一块块吃。虽然几乎全是榆钱儿，只有一点点面粉黏着，可我觉得比掺了野菜的干粮好吃多了。野菜总有些发涩、口感粗糙，榆钱儿却细嫩，纤维细软，蒸出来软糯清香。

等榆钱儿老了、干了，随风吹落在地上，宅院的背风处就积起一团团干榆钱儿。母亲用扫帚扫起来，摊在大筐箩彻底晒干。榆钱外面的薄皮轻轻一搓就碎掉了。接着用簸箕簸、筛子筛，只留下里面小小的榆钱儿种子。母亲把榆钱儿种子中的沙子、泥粒等杂质拣净，下锅炒至金黄，然后用擀面杖擀成细粉，再撒上一些细盐粒拌匀。母亲管这叫“土芝麻盐”。这土芝麻盐我吃着和真芝麻盐也一样咸香。那时候吃饭常常没菜佐餐，我们就拿干粮蘸着吃，不知不觉能多吃好几块干粮。

那时候姥爷和我们一起生活。每年他都会特意留一些干榆钱儿。等到每年的除夕晚上，他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将干榆钱儿均匀撒在院里。第二天大年初一，来拜年的人络绎不绝，很多人一进院子就会说：“这么多榆钱儿！”“满地都是榆钱儿。”榆钱，谐音“余钱”，姥爷就是图个好彩头，盼着一年到头能余下好多钱，日子宽裕些。

如今想起来，榆钱儿不仅是当年充饥的吃食，更是一整个春天的香甜，一段穷却热闹的童年，还有一家人对好日子朴素的期盼。